

梅子黄时雨

作品

Love
In The Ice

青山湿遍



若用江山换你还 你可愿归来？

光华流转

前尘往事

第一眼的相视

从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

梅子黄时雨
作品

青山湿遍

Love
In The Ice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山湿遍 / 梅子黄时雨著. -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387-4021-9

I. ①青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5876号

出品人 陈琛
责任编辑 魏洪超

本版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音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青山湿遍

梅子黄时雨 著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本/710毫米×1000毫米 1/32 字数/260千字 印张/9.75

版次/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■ 第一章 曾让我等待，曾让我安怀
- 017 ■ 第二章 一个人动情，一个人平静
- 029 ■ 第三章 你的爱情，原是注定
- 043 ■ 第四章 剪影下的轮廓，剪影外的你我
- 059 ■ 第五章 如果放手，如果离开
- 077 ■ 第六章 不过宿命，不过曾经
- 089 ■ 第七章 许是一生，许是一瞬
- 099 ■ 第八章 有些从前，有些想念
- 115 ■ 第九章 假如明白，假如无奈
- 129 ■ 第十章 独自伤痛，独自看懂
- 143 ■ 第十一章 有时缱绻，有时疲倦
- 159 ■ 第十二章 仿佛昨天，仿佛永远
- 177 ■ 第十三章 一如当初，又似经年
- 189 ■ 第十四章 单纯已过，岁月未满
- 219 ■ 第十五章 或许不舍，或许深爱
- 233 ■ 第十六章 虽然走过，虽然蹉跎
- 247 ■ 第十七章 恍惚忘记，恍惚忆起
- 265 ■ 第十八章 不过是开始，不过再重来
- 273 ■ 番外 结束之始，落幕之初

第一章

曾让我等待，曾让我安怀

他等了那般的久，久得都快绝望了。
幸好，他终于还是等到了。

海川位于滨江入海口处，衔接南北两地，历来都是交通要塞，通省大邑。如今南部的军阀段旭仁和北方的赫连靖风虽处于微妙相持状态，但因海川的特殊位置，一直处于三不管地带，向来不受时局影响，依旧歌舞升平，热闹异常。

此时才清晨，天空微亮，薄雾渺渺。港口几声“呜呜”的汽笛声，悠远徘徊，远远地将城里早起的人们唤醒，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

董慕勋走到了甲板上，入眼的便是依在栏杆上的那一抹纤细身影。那抹身影只着了一件深粉的夹棉织锦旗袍，虚虚幻幻的。隔了迷蒙淡雾，袅袅的倒似暮春时分的一株楝花。

董慕勋站在她身后，温柔责备：“怎么一大清早的孤零零地站在甲板上，也不多穿一件衣服。这里风大，当心着凉！”一边说一边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，拢在她身上。

赫连靖琪回过头，朝他淡淡一笑：“谢谢。”董慕勋顺势轻搂着她的肩膀：“在船上还不习惯，所以睡不好吧。我第一次也是这样的，习惯了就好了。”赫连靖琪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想挣脱他的手，但最后还是没有。

此时海天交接之处已经泛起了金红，太阳好似调皮的孩子，已经开始探出了头。董慕勋心头如同温水漫过，一片妥帖满足。

他等了那般的久，久得都快绝望了。幸好，他终于等到了。她终于站

在他身边了，忘却一切过往，愿意与他一起，共度余生。

她的手指纤纤如玉，在晨曦中显得越发透明。那指上精致而简洁的金刚钻戒指，在光线下闪着晶莹剔透的亮光。董慕勋的笑意越发加深了，在她答应他求婚，他就帮她套上了这枚戒指，牢牢地把她给锁住了。

赫连靖琪仰着头望着他，大约是感觉到了他的好心情，笑容嫣然：“董大哥，你笑什么，这般开心？”董慕勋用力将她拥紧，再过半天，船到了美利坚，他就马上与她结婚，让她真正属于他。他吸了一口气，止不住地欢喜云涌：“猪八戒娶到嫦娥了，你说高兴不高兴？”

赫连靖琪闻言，怔了怔，方含笑道：“有的人要自称猪八戒，我可不管。按你的说法，嫦娥嫁了八戒，不也成猪了吗？你才是，我可不是。”董慕勋终于忍不住，哈哈笑了出来。因被他搂得紧，赫连靖琪可以感觉他胸膛里怦怦跳动的声音。

太阳正从海天交接处，慢慢升起。四周的云彩仿佛是最奢华的绸缎，一丝一线由天地交织而成，散发着魅惑光彩。

四周一片安静。赫连靖琪只觉得心里宁静安好，只有经历过的人，才能体会到这种安宁祥和。一个人真真正正待自己好，原来是这样的。

良久，赫连靖琪才低低地道：“董大哥，我们去吃早餐吧。”董慕勋说了声“好”，含笑着拥她转身。方转过头，他就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无法动弹。

此刻，一群戎装士兵，背着步枪，整齐排成一排，拦在两人面前。北地的军装从来都是军绿色的，但此群士兵身着的却是墨绿色，显然并非北地之人。

有一个挺拔的背影本是背对着他们，此刻正缓缓地朝他们转过身来。熟悉的一张脸，以往的温文尔雅竟消失得无踪迹了。如今面无表情，幽深不清，一片肃杀之气。此人正是楚天磊。

董慕勋一惊，此次他与靖琪出洋，进行得极其隐秘低调。除了双方的

家人知晓详情外，怕是只有北地负责此事的几个官员知道而已。楚天磊他是如何得知此消息的呢？并能准确地在海川截住他们。要知道此船是开往美利坚的，只在这海川港口停留半日而已。

沉浸在日出美景中的赫连靖琪也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，从他怀里抬起头，柔声问道：“董大哥，怎么了？”董慕勋只能默然，双手紧紧地拥着她。靖琪已经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，缓缓转头。

当那熟悉又陌生的面容一入眼，赫连靖琪一下子僵硬在了那里。

从没想过还会再见！居然这般地再见了！

赫连靖琪掐着自己的手心，任那锐锐的痛一直蔓延。时间空间都在那一刻静止了似的。她只知道心跳一阵急过一阵，董大哥的声音冷冷地响起，可听在她耳中却如浮在天际般遥远轻浅：“楚天磊，你想要怎么样？”

她的脸，就算在金黄橙红的光线折射下，依旧不带半丝暖意，白得几近透明。她的神情疏离冷漠，连眼神亦冰凉如水。楚天磊一步步地踱到她的面前，眼神微眯地盯着相拥的两人，挑着眉毛，嘴角微勾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我要怎么样，你接下来就会知道。”

楚天磊转头扫了众下属一眼，厉声地吩咐道：“来人，给我带回去。”说罢，他转身离去，没有再多看她一眼。

四个士兵听命上来，粗鲁地将两人扯开。赫连靖琪冷声喝道：“给我放开！”她出身尊贵，虽然平时待人接物都温柔有礼，无一丝世家的傲气，但总归是北地督军府邸的大小姐，自有一种高贵不可侵的气质。此时曼声怒喝，那拉她的两个士兵一下子愣在了原地，倒也不敢动弹。

楚天磊本已经跨步离去，听到她的声音停住了脚步，眉头微蹙，吩咐道：“将董先生先请回去。”士兵们应了声“是”，动手将董慕勋架走。董慕勋挣扎不过，朝楚天磊怒喝道：“楚天磊，有什么事就冲我来！放了靖琪！”

楚天磊的脸上倒似一怔的模样，看起来并不生气。顿了顿，笑了起

来，一步步地踱近了他，挑眉道：“董慕勋，你从来不是我的对手。从前是，现在亦是。”顿了顿，方又道：“现在你已经是我的阶下之囚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！”最后只冷声吩咐道：“将他押回去！”

赫连靖琪想要冲上去拉住董慕勋，却被士兵拦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戎装士兵将董慕勋架走：“不！董大哥……”

她抬眸直视楚天磊：“放了董大哥！”楚天磊只是在笑，那一丝笑意薄凉如冰：“怎么？这么不舍得？”

赫连靖琪身体微颤，望着他，目光陌生而又锐利，语气却浓烈了起来：“楚天磊，你不要欺人太甚……”楚天磊居高临下地俯下身来，一点点地接近，一口漂亮的牙齿一张一合：“我就是欺人太甚，你又能如何？这里又不是北地。你说……你又能拿我如何？”

他的气息狂肆地喷薄在她脸上，熟悉得发疼。赫连靖琪顿觉身体某个深处痛得抽搐，她后退一步，蓦地扬手朝他脸上甩去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他竟然不躲闪。

楚天磊左脸上微微泛红，似凝住了所有表情，嘴角一勾的弧度锐利得吓人，伸手抚着她方才所打之处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她。顿了顿，却漫不经心地笑了出来，望着她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好！很好！实在太好了！赫连靖琪，你就等着吧。你给我一个巴掌，我就还他一百个！”

说完，他转身离去，留她在原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上前来，并脚朝她行了一礼，客气地道：“赫连小姐，请。”赫连靖琪抬头茫然地看了那人一眼，知道已经没有选择，她极慢地抬步。那副官也不催她，缓缓地跟在她身后。

转过了客舱，只见门扉扇扇紧闭。这一层的人非富即贵，最怕招惹是非了。更何况是这么一群凶神恶煞的大兵。都是各扫门前雪，省得惹麻烦。就算大家知道她是北地的赫连大小姐，此时此刻，怕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头的，更何况她此次是极低调出行的情况。

码头上停着数辆黑色的车子，四下里也有子弹士兵在放哨。菊兰从一辆车子里探出了头，朝她喊叫道：“小姐……小姐……”赫连靖琪不由得停了脚步：“菊兰……”想不到他连菊兰也不放过，也一并绑了来。

那副官模样的人拦住了她，帮她拉开了后面一辆车的门：“赫连小姐，请！”车子里只有司机，那人不在，也没有看见董慕勋。赫连靖琪转头询问道：“董先生呢？”那副官公式化地道：“属下只是奉命行事，其余一概不知。”

她冷道：“他到底想怎么样？”那副官又只回道：“属下只是奉命行事。”想来再问也问不出半点实情，赫连靖琪只好上车。

车子开了足足一日，进入了一条只能容两车的小路，在一座西式的洋房前停了下来。不是很大的房子，跟北地的督军府邸差多了。但她也没有心思留意那些，只跟着引路的副官。他到底要如何？

楚天磊已经在厅里了，端着一杯红酒，靠在西式的长沙发上，一副慵懒舒适的样子。见他们进来，饮了一小口酒，淡淡相询：“事情办妥了吗？”那副官恭敬地回道：“回总参谋长，已经办妥了。轮船已经起锚出港了。”

赫连靖琪一开头还不是很明白，但马上反应了过来，船这么一起锚，必定会直接开往美利坚了。那么就算大哥要知晓她与慕勋被绑架的事情，最快也要在半年之后了。她恨恨地咬牙道：“你真卑鄙！”

楚天磊却像是心情极好，摆手挥退了副官，闲闲地把玩着酒杯，长眸微眯：“我是卑鄙，我是无耻……”他的声音顿了顿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你说，你能拿我如何？”

多久了，她已经多久没有再见到他了。一路上，赫连靖琪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。她只晓得自己从未想过会再见到他的，也以为自己这辈子是不会再见到他了！

如今这样的光景，赫连靖琪只觉得恍惚陌生，她曾经真的与他相拥相抱过吗？他的一举一动，那般陌生，似从头到尾，她与他都是从未谋面的

陌生人而已。

赫连靖琪怔了许久，才道：“是！我是不能拿你如何？但若是我大哥知道你将我绑到这里的话，到时候这件事情，你要怎么善了？”

楚天磊笑了出来，摇晃着酒杯，享受着法国葡萄酒浓郁的醇香：“是，我了解……”仰头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才缓缓道，“可那最起码是在半年之后。目前，我想建议你还是先考虑一下这半年你和你未婚夫的处境吧？”

提起董慕勋，赫连靖琪心里一紧，忙问道：“你把他关在哪里了？”只见楚天磊拿起酒瓶又缓缓地倒了一杯，嘴角微勾，似心情甚好地道：“自然是牢里，你认为我这么辛苦请你们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比翼双飞，恩爱享福啊？”

“那你把我跟他关在一起！”赫连靖琪直直地望着他，一字一字地道，“我就算死也要和他在一起。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空气便似被冻住了一般，再不流动。楚天磊的姿势好似未曾变动分毫。酒瓶里的红色液体缓缓地沿着杯壁无声无息地注入酒杯……可下一瞬，只听“哐当”几声，原本在他面前的酒瓶和酒杯已经被他扫到了地上，应声成了碎片，那白色的波斯毛毯上一片斑斑酒污。

楚天磊猛地起身走向她，毫无怜惜地捏住了她的肩膀，一点点地俯身下来，修长的手指在她脸上重重刮过。他的手上有握枪的茧子，粗砺却又温热。她有片刻的失神，以往这茧子没有这么扎人……

楚天磊的语气冷得犹如一条绷紧了的弦，随时可断：“你再说一次。”他的气息杂着酒意忽疾忽徐地喷在她脸上，赫连靖琪抿着嘴别过了头去，神情倔强：“我死也要……”

楚天磊伸手一把掐住了她腰，怒气十足地将她扔到沙发上。赫连靖琪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他已经压了上来，带着热热的气息。她分不清是怒气还是其他。她用脚踢他，用手推他，像只被惹怒了的小老虎，不让他靠近。

他俯在上头冷笑着，手抚上了她的起伏之处。旗袍的料子虽然柔软服

帖，却怎么也比不上他记忆深处的柔腻滑软。用力一扯，“哧哧”几声，整个衣襟已经被他扯了下来，露出一大片莹润雪白。她用力往他身上踹，却仿佛踢在石头般，他连躲避也懒得躲避，毫不怜惜压了下去，一下子禁锢了她的双腿。

赫连靖琪喘着气，别开脸，用手拍他、抓他，试图躲开他的碰触，喝道：“你放开我……”楚天磊却俯了下来，呼吸又浓又重，湿湿热热的气息在她雪白的脸上徘徊，闻言却“哼哼”地笑了起来：“你身上哪一处，我没有碰过！”

那一段已经遗失的过往像被撕开了封印，瞬间回笼到大脑之中。赫连靖琪睁大了眼睛，强迫自己将所有的注意力凝聚在屋顶上的水晶吊灯上，不要去回想：“你若再碰我一下，我就去死。”

楚天磊所有的动作都一瞬间停顿了下来，但只片刻而已，猛地又覆了上来，动作不再轻柔，仿佛故意弄痛她似的。

她死命地挣扎着，仿佛一条搁浅的鱼，再怎么挣扎，也无法离开那沙滩，回到水里。男人与女人之间，终究是无法用力气来衡量的。终于，连最后一点力气也用光了。她闭着眼睛，死死地咬着嘴唇，任他侵入，摆弄……

虽才过了正午，可房内的壁炉早已经生了火，将屋内熏得暖如暮春。菊兰只着了一件夹棉对襟袄子，亦觉得有薄汗渗出。

赫连靖琪拥着被子靠在床畔，脸白得无一丁点儿的血色。菊兰端着碗，举着小银勺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你多少吃一点吧！”

赫连靖琪闭了眼，睫毛轻颤：“菊兰，我不饿。”菊兰放低了声音劝道：“小姐，身子是你自己的。你都不爱惜自个儿怎么成！来，多少吃点！”

赫连靖琪良久不语。最后只恹恹地道：“我不饿，你先下去吧。”菊兰瞧着她的样子，片刻才道：“小姐，我知道你心里头伤心得紧。可是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其他法子……这日子总得活下去，好歹……好歹姑……”

菊兰已经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忙住了口。却见赫连靖琪猛地睁开眼，脸上越发白了几分，喝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！”

菊兰打小服侍靖琪，极少听见小姐用这种语气与她说话。她张了张嘴，但最后到底是没有再说下去。端了托盘，轻轻地掩了门，退了出去。

楚天磊将军帽脱了下来，递给了上前服侍的丫头。抬头，只见张嫂刚从楼梯下来，弯腰跟他行礼，手上端了满满的食物。他用手示意她走近些。四菜一汤，他临走时特地吩咐按北地口味做的，竟然连一点动过的痕迹也没有。

他怒气瞬间涌上来。她当真为了董慕勋，宁愿饿死，也不吃他府里的一菜一饭。都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。沉着脸吩咐张嫂道：“让厨子熬一份清粥，再弄几样精致点的小菜。马上给我送上来。”张嫂惴惴地应了声：“是。”匆忙地退了出去。

赫连靖琪隐隐听见门口的菊兰说了句：“小姐在休息……”转瞬便有人怒气冲冲地推开门。

屋内窗帘敞着，冷风从打开的窗户里嗖嗖吹进来，室内的壁炉宛如未燃，屋子里一片冰冷。而她正坐在窗口的沙发上，薄薄的杏黄软缎夹棉旗袍上只披了一条银灰色的羊绒披肩，斜侧着身子，似在远眺沉思。这么看过去，只觉得整个人纤细娇小得仿佛随时可以被风吹走。

此时虽已经是开了春，这里也不若北地寒冷，但风依旧带着簌簌寒气。以她单薄的身体，随时会着凉生病的。

她大约就是在折磨自己。楚天磊慢慢地走了过去，“啪”的一声关上了窗子。她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，依旧怔怔看着窗外。其实这是他家度假别墅，方圆几里都只是树木而已，一户人家也没有。除了外头浓翠浅碧的树林和偶尔飞过的小鸟之外，怕是什么也看不到的。但张嫂说她已经这么看了一天了。

取了件开司米毛衣扔过去：“给我穿上！”赫连靖琪好似根本没有听

见，也仿佛这里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，连姿势也未牵动分毫。楚天磊本就余怒未消，见她如此漠然神色，越发气不打一处来。一把将她从沙发上扯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不穿是不是？索性都不要穿了。”说罢，已探手去扯她的衣服。

赫连靖琪这才抬了头，慌忙躲避他的碰触，苍白的脸上现出一抹红晕，仿佛是涂了上好的舶来胭脂，在他眼里，唯觉娇媚如花。赫连靖琪往后退，但沙发挡住了所有去路。赫连靖琪只好撇过头，冷冷地道：“放开我！”

她两弯眉毛蹙起，嘴角微沉，薄怒下竟有种别样的俏丽。楚天磊倒笑了，剑眉轻挑：“那你到底穿还是不穿？”赫连靖琪沉默片刻，这才极心不甘情不愿地将衣服穿上。又来到了窗前，就是不想离他太近。

楚天磊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，转身将军服上衣脱了，换上了家居的毛衫，坐在离她极近的沙发旁边看报纸，不时地抬头望她一眼，目光渐渐柔和。

菊兰和张妈敲了数下门，这才进入了房间。悄无声息地将粥、几个小菜和两副碗筷放了下来，见两人的神色有异，也知道不便侍候，便告退出去。

楚天磊动手盛了小小的一碗，因刚出锅，温度还是极烫的。隔着细腻的骨瓷碗还是能感觉到热热的温度，他用嘴吹了好一会儿，尝了一口，温度刚刚好，这才递了过去：“吃吧！”

赫连靖琪没有转头，依旧眼神茫然地凝望着窗外，整个人像是没有魂魄的一具躯壳。楚天磊将她拉了过来，指着沙发：“给我坐下。”这次她倒极温顺，眉目低垂，依言坐了下来。楚天磊这才将碗和筷子放到她面前，道：“就算再难吃，你也多少给我吃一点。”赫连靖琪无言地别过头，连看他都不屑。

楚天磊端起了碗，取过银匙微微舀了一小点粥，送到她唇畔，声音温和：“来……”她仿佛是尊雕塑，既不抬头也不张嘴。一秒、两秒、三秒……他也不嫌这个姿势累人，一直维持着这个动作：“来……”这般的

僵了许久，她却连嘴唇也未动过分毫。楚天磊猛地将碗砸在了厚厚的地毯上。“砰”一个闷声，碗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，那碗粥溅成了一摊，仿佛被污浊了的雪，灰蒙蒙的一团狼藉。

楚天磊倾身捏着她的下巴，逼她看着他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想吃，也可以！但我告诉你，你一顿不吃，你那未婚夫也休想填饱肚子。你现在三顿不吃，他也照样没东西吃。你们要恩爱，我就给你们恩爱！还有菊兰，你若是再不吃，看我怎么收拾她！”

赫连靖琪的眼神这才有了焦距，转过头，看着他，仿佛他是个陌生人，那么陌生的眼神，让他心底的某个神经痛了起来，且好像有越来越痛的趋势。

赫连靖琪知道他不是在诓她。他的眼神冰冷如刀，充满了戾气。

赫连靖琪挣扎着，挣脱了他的手，拿起了面前的银匙，端着大碗慢慢地吃了一口，努力咽了下去。很快，马上就吃了第二口、第三口，嘴巴里塞得满满的，几乎要溢出来了。她拼命地咽，拼命地吃，就像有人在跟她抢似的……很快，将面前的一大碗粥，吃得一粒不剩。

但不过数秒的时间，她捂着嘴，冲进了洗漱间。楚天磊站在门外，只听洗漱间传来了“呃呃”的呕吐声。他推了门进去，见她坐在地上，对着马桶不住地呕吐。此情此景，他曾经经历过。她也是如此呕吐，天翻地覆的。他心中某处仿佛被触动了，柔软得一塌糊涂。走向前，轻拍着她的背，帮她平顺呼吸。

赫连靖琪只觉得难受，到最后连胆汁似乎都吐光了。在地上坐了很久，才有气无力慢慢地站了起来。楚天磊什么时候进来她也没有察觉，只知道他搂着她的腰，似想抱她。赫连靖琪疲倦万分地推开了他的手，她以为推不开的，可是这次居然很容易，他没有坚持，任她推开。然后他站在原地，望着她扶着墙一步一步走了出去。

楚天磊好久才从里头出来，走到她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去洗一下吧。”

我已经放好洗澡水了。我让菊兰进来服侍你。”她木然地转身，进了洗漱间，将门反锁。

花洒淅淅沥沥，如细雨，一滴一滴地打在身上。她靠着墙，无力地滑坐了下来。浴缸里的水这样暖，可是她却觉得那样冷。

楚天磊在沙发上坐立不安，不停地看时间，已经快一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有出来。他试着推门，可门从里面被锁住了，他这么推几下，纹丝不动。

她的话似响在耳边：“你若再碰我一下，我就去死。”他心里一紧，猛然觉得害怕了起来。用力拍打着门：“靖琪，开门……”一直没有反应，楚天磊顿觉害怕，手心几乎冒汗了。抬脚猛力一踹，门应声而开。大步跨了进去，只见她正侧躺在浴缸里，因被声响惊醒，睡眼蒙眬地望着他，似乎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楚天磊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。俯身抱起她，用大毛巾将她擦干，仿佛在擦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，那般小心翼翼。楚天磊柔声道：“要睡到床上睡去。”

大约倦极的缘故，她迷糊地蜷缩着，任他抱着放到了床上。空气暖熏，缩在被子里，柔软服帖。不知不觉，又开始蒙眬了起来。

楚天磊取过了热吹风，十指成梳，缓缓滑过她湿润的头发，轻柔地替她吹干。

楚天磊凝视着那雪白如玉的小脸，长长的睫毛紧紧闭着，仿佛两片精致的小扇子。不由得想起夏日里母亲的檀香小扇，微微一动，便有幽香如云雾般袭来。

他的指尖温柔地摩挲着她柔滑的肌肤，或许只有这个时候，她才是柔顺的，不会惹他生气。他就这般俯下身，痴痴地凝望。只见她无意识地轻侧了一下头，蹭了蹭被子。呼吸柔软，吐气如兰，温温地喷在他的脸上。他只觉得一阵躁热，伸手将皮鞋脱了，解了衣物，也钻了进去。

他一直在骚扰她，让她睡个觉也不安稳。她翻了个身，想躲开。他却不依不饶，从她光洁的脖子上慢慢地滑了下去。一片的香气馥郁，他整个人覆了上去，贪念那销魂荡怀之处。她整个人微微一颤，似醒未醒，却已经“嘤”一声叫了出来。他却越发觉得畅快，动作越发重了些，仿佛要把她吞入他腹中。

赫连靖琪到底是醒了，挣扎着要推开他：“不要……放开我……”他却低低地笑了出来，灼热的呼吸喷在她小巧的耳边：“不要这样，还是这样？”

她恨恨地转过头，躲避他的碰触。他却不让她逃开，低头封住了那小小的如花的樱唇。她呜呜地抗议，脚不停地踢着，手也不停地推他。却只是无法推开，只得改扯他头发。却还是徒劳，怎么也扯不开。

他的手越滑越下，一直到了隐秘之处。她闭着眼睛，慌乱不堪，死命地挣扎：“不要……不要啊……”他依然我行我素，掀起惊天巨浪。她的气力越来越弱，只得无力地接受。泪却从眼角，缓缓坠落，一颗一颗，闪亮若珍珠……

“不行了……不要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”她将脸埋在枕头里，呜咽着求饶。他却不肯放过她，身体放肆地展开凶猛的攻击。她不停地颤抖，缩成小小一团，哽咽着，终是叫出了他的名字：“楚天磊，你到底怎样才肯放过我？”

他低头，俯在她耳边，畅快却又恼怒低吼：“放过你！你先赔我一个孩子！”她猛地剧烈颤抖，整个人陷入了昏迷！

三年前，北地，赫连督军府邸。

她看到他在大哥书房内找东西……后来，大哥在安阳被人埋伏，身中数枪，被送进了医院……孔家钟等人在手术室外陪她守候时说：“司令此次行程如此之隐秘，实在想不透南部的人是如何得知的！”是啊，大哥的